

青年讀物

戰士與祖國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天津市工作委員會宣傳部編



7158
6355
864



715.8
864

編 譯 者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天津市工作委員會宣傳部

出 版 者

新 潮 書 店
天津羅斯福路

印 刷 者

知 識 印 刷 廠
天津羅斯福路

1951-7 [1]

1-20000 (32-48) 售價 1,500元

編者的話

不久以前，我們出版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幾篇朝鮮通訊的彙集，受到了全市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大家要求再多出版幾本這樣的小冊子，因此，我們又出版了這本「戰士和祖國」。

青年們歡迎朝鮮通訊是有道理的。因為「朝鮮通訊」深刻、具體、生動地告訴了我們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在高度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覺悟下，爲祖國，爲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是在如何地克服一切困難和戰勝敵人；爲什麼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一件連着一件地深深地刻印在我們的腦子裏，使我們更加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使得我們更深刻地感到做爲一個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不少讀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的青年們，當自己在生產、學習或工作中遇到困難或是稍有鬆懈的時候，便想起了朝鮮前線上的志願軍戰士們，想到他們的艱苦、英勇和無畏；於是，自己便加勁地幹起來了。

「朝鮮通訊」使我們像愛自己的愛人一樣地深深地愛着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每個戰士，我們願意以自己的全部力量來支援朝鮮前線，使勝利早日到來。

青年同志們！中國人民志願軍是我們偉大祖國之花，是我們每個青年學習的榜樣。我們在生產、學習和工作中，要學習他們不怕艱苦，不怕犧牲自己，克服百般困難，一切爲了祖國與人民的英譽氣

鏡：要學習他們永遠充滿勝利信心，奮勇直前鬥爭精神，讓我們每個青年都能像志願軍一樣地熱愛我們的祖國吧！

青年同志們！把「朝鮮通訊」拿到你的車間，你的班級，你的宿舍，你的家庭，你的讀報組，你能去到的一切地方去朗讀吧！介紹給你所接近的人們吧！

讓每個人都來熱愛中國人民志願軍！

讓每個人都來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

讓每個人都來學習中國人民志願軍！

讓「一切爲了我們偉大祖國」的號召，貫徹到每個人的生產、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實際行動中去吧！

目 錄

編者的話	一
戰士與祖國	一
不朽的人	一
祖國的儿子	一七
復仇的火拳鍛鍊出了無畏的勇士	一九
冬天和春天	三二

戰士與祖國

魏 巍文
康文成插畫

這裏我不準備再說更多的英雄故事，朋友們，你們已經知道得不少了；雖然，你們所知道的不過是千百件的一件。

我想說的是，當志願軍現時還拿着劣勢武器的時候，為什麼敵人兇殘的砲火、飛機嚇不倒他們，並且表現了世界人類最大的勇敢，最強的戰力？而能够把世界上帝國主義中最強大的美國侵略軍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再敗？換一句話說，這個部隊的每一個成員，是什麼一種偉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們？或者說，英雄們的心靈深處，到底是懷藏着什麼一種奇異的東西呢？

這個問題，我是慢慢得到答案的。

在我初到朝鮮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到某軍政治部主任那裏去。爲了歡迎我的到來，他給我倒了一缸子開水，又特地招呼他的警衛員拿來一小包白糖。我看見他敏捷地從桌子上拿起一把小勺兒，滿滿地盛了一勺；可是當他正要倒在我缸子裏的時候，他停住了，在燈光下抬起頭來，用眼睛瞪着我說：

「同志！這是從祖國來的哩。」

這句話說得很慢，特別「祖國」兩個字，似乎說快一點兒，別人就很難了解他的意思似的。說

過，他才把糖傾在缸子裏。

一種深厚的情感抓住了我。……我想，「祖國」這個詞兒，報紙上雖然登過很多，課本上也不少，但並沒有成爲羣衆的口頭話；可是，在朝鮮前綫，在我們這位軍政治部主任的嘴裏，「祖國」這個詞兒是飽含着多麼深厚的情感啊！

在我們部隊開到漢江北岸休息的時候，一次，我到一個班裏要開一個座談會。坐在我身邊的這些戰士，他們身上披滿了日日夜夜的灰塵，有的軍衣上還有被燃燒彈燒着的痕跡。他們並不驕矜地、而是謙遜地注視着我，等待着我的問話。我看到他們這樣淳樸可愛的面貌，心想，這就是跟全世界赫赫有名的帝國主義作戰的戰勝者呀！這就是那些打到一個人也要守住陣地的堅定人，勇敢的人啊。我不由得帶着敬意：

「同志們！你們辛苦了。」

可是話音還沒有落地，就立刻聽到他們幾乎是同時的回答：

「爲了祖國，這算不得辛苦！」

「爲了祖國嘛。」

「我們，爲了祖國！」

還有一個又高又大的戰士，把他一雙帶着血繭的大手，伸到我的面前，笑嘻嘻地說：

「我這雙手，就是爲了咱們的祖國幹活的呀！」

說過，他們一齊用眼睛注視着我。

我，我怎麼能够一下說出這聲音裏是含着甚麼一種東西啊，我只是覺着這種聲音的分量，強烈地



把我震撼着。

……座談會結束了，戰士們還不願意散。有一個戰士，又打量了我一下，問：

「同志，你是從北京來的嗎？」

「是呀。」

「那麼，」他注視着我說：「你知道咱們的主席怎麼樣啊，他的身體好嗎？」

我還沒有回答，就有人插嘴說：「我想，他那樣忙，他的身體一定會瘦些的。」

「是會瘦些的。」有幾個戰士點着頭。

我回答說：「毛主席當然很忙，可是毛主席的身體還很健康。」

這時候，年青的戰士們，顯得愉快活潑起來，問這問那，有人問起天安門，有人問起東北的工廠，有人問故鄉的土地改革，有人問學生的參軍，有人問祖國去年莊稼的收成，有人問祖國某條鐵路線的變軌到底鋪到哪裏，一直問到我平常毫不注意的一些問題。總之，他們是在關懷着我們祖國廣大國土上的一切。他們醉心地談着，就好像談着一個最親密最可愛的人，願意連他的頭髮都要談到。

我笑着說：「嘿，你們是這樣愛談祖國的呀！」

「嘿，不光我們，我們的指導員還做了一首詩呢！」

「甚麼詩啊？」我忙問。

有一個戰士背誦着：

中華兒女扛起槍，

保衛祖國出邊疆；

會後，我把戰士熱愛祖國的感情告訴了團政治委員。他點了點頭，說整個部隊差不多全是這樣，並且給我說了這麼一段故事。

某團有一個班長，名叫姜世福，他又是黨的支部委員。處處掌握真理，剛強得很。不管是甚麼人，要有一絲一毫違犯紀律的現象，叫他看見了是不行的。這次在漢江南岸景安里戰鬥中間，他打死了許多敵人，自己也負了重傷。眼看這個剛強可敬的戰士就要與世長辭了。他的臉色和平時一樣，不過當他看同志們的時候，眼睛裏含着更加深厚的感情，同志們望着他，他望着同志們。衛生員趕過來給他包紮傷口，他搖搖頭，聲音很低地說：

「同志們，我不能和你們就伴了。」

同志們湊近他的臉，說：

「老姜，你還要留下甚麼話吧？」

他搖搖頭，握住離他最近的一隻手，說：

「只要祖國的人們知道我是怎樣犧牲的，我就……」

說着，他的臉上流出一絲恬然的微笑，眼睛從容地慢慢地合上了。……

當政治委員說完這段故事之後，他嚴肅而沉思地說：

「當然，在我們沒有出國之前，誰也知道是爲了祖國，可是當出國之後，看到種種情形，好像才更加知道甚麼是祖國，更知道她的可愛！」他又說：「就拿我們團長來說，不也是這樣的嗎！……二」

次戰役，我團在連戰幾晝夜之後，又受命迂迴敵人，需要一氣趕一百四十里路。部隊來不及吃飯，就連明扯夜地趕，走了九十多里，部隊就又翻又餓拖不動了。有的咽得前仰後合地上前走，有的腳上打滿了泡，搖搖晃晃地走着。還有一個營，坐下休息了。可是我們的團長呢，他年紀那麼大了，身子又弱，當他看到一個營停下了，他就喘吁吁地，很吃力地趕上去責備那個營長，隨後，站在那裏，提高聲音，對大家說：

「不要忘記，我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我們是從鴨綠江北面來的！」大家夥看着他，一個說話的也沒有。說着，他又用手指了指北方，非常嚴峻地問：

「同志們，鴨綠江北岸是甚麼地方？」

「是祖國！」隊伍回答。

「是啊，是祖國。」團長用深沉的語調重覆，又問：「那麼一百四十里路，我們走了九十就休息了，把敵人放跑，我們對得起祖國嗎？……」

政治委員說到這裏，不由得笑着，又說：「你說怪不怪，一提『祖國』，就有這樣大的力量！部隊沒有休息，一直插到目的地。在臨到目的地的幾里路，有好幾個走腫了腳的戰士，他們不是走到，他們是爬到的。」

祖國，祖國，你在戰士們的心靈上，是有着多麼大的力量啊！你不僅僅是掛在戰士們的嘴邊，你是在戰士們的心靈深處生根、發芽和開花了。

你是怎樣在戰士心裏生根、發芽和開花的呢？……爲了進一步了解英雄們的心靈，我在繼續地留意着。

某天黃昏，我要到前綫去，看到前面村頭上圍着幾個人。只聽有一個高高的聲音說：

「老鄉！我不願意下來嘛，他們硬讓我下來啦！」

我走上前去一看，見是幾個東北担架隊的老鄉，正圍着一個傷員在那兒說話。那個傷員，不過二十一、二歲，看來是我們隊伍中一個很平常的戰士，並沒有什麼惹人注意的地方。他頭上圍圍地綁着繃帶，他把兩隻手露在外面。老鄉看我站在那裏，有一個就叫我驚嘆地說：

「小伙子真是好樣的哩！」

老

「骨頭真硬，真够得上是一個中國人！」另一個補充着：「他一個人打死了好幾個美國鬼子哩。一顆大砲彈正落到他旁邊，他頭上帶花了，把他震得昏昏迷迷的。可是衛生員給他綁紮好，正要往下抬他，他醒來了。他說：『你們讓我下去幹什麼哩？我不下去。』又抱着一挺機槍打；第二次，他又被子彈打掉了一個手指頭。指導員讓他下去，他又說：『人這麼高，這麼大，少一小塊肉算什麼哩！我不能打槍，我還能押子彈。』因為戰鬥很激烈，也就允許了他；可是第三次，他的另一隻手又在擡手榴彈的時候掛花了。他怕指導員催他下去，先走到指導員面前說：『指導員！請你千萬讓我留在這兒。我們的班長已經犧牲了，無論如何我是不能下去的。我的手不能用，我的嘴還可以說話，我要求當通訊員！』聽人說，在他說話的當兒，手上的血，順手指頭向下滴着，他的臉色都還沒有變呀。指導員安慰他，勸他下去，他還是不肯。最後指導員給他下命令：『下去！這是黨的決定！』哈！這小伙子才捏着鼻子下來了，你不聽，剛才還唸叨哩！」

「是呀，」那個躺在担架上的傷員，也許是太興奮了，他還想打手勢，可是他的手沒有動得了，只是他的肘彎兒微微欠動了一下，說：『我想，我不下來，誰能完成通訊任務的呀。』說完，他的眼

閃閃着明亮的青春的光輝，照射着我，似乎說：「同志，你以為我是對的嗎？」

我走近他的身邊蹲下來，安慰他說：「同志！你真是一個好樣的，你打得真勇敢！」誰知道這話倒使他不好意思起來了，他的明亮的眼睛，似乎流露出一滴年青人的羞怯，微微笑着。

我把他的被頭掀起，把他露在外面的手蓋上。然後，我注視着他，追問他到底是為什麼這樣的勇敢。

他笑了一笑，接着嚴肅地回答：

「同志，我能含糊麼？你想想，自打過了鴨綠江的那天起，我們看到的都是些什麼！」接着，他就敘說起從鴨綠江到漢江，他們走過的不是一片片焦土，就是一片片大火，有時候就在兩邊燒着大火的街道上穿過，或者是在被殺死的朝鮮人的身邊宿營。說到這裏，他的聲調特別沉痛，他說：「有一次，我們住在一個莊子，晚上到的時候還是好好的，老百姓親熱地照顧我們。你說多巧，我們住的那家房東，有一個朝鮮老媽媽，和我母親的樣子一樣，也是四十多歲，不過就是穿着白衣白裙罷了。那天我烟燻了，我就好好地睡了一覺。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我褲子掛破的地方，不知道是誰給我縫好了。我一問同志們，才知道是這位老媽媽，讓她兒媳婦端着燈，她爬在炕上給我縫好的，我真覺得她和我的媽媽一樣呀！可是到了白天，我執行任務回來的時候，就看到這個村子起了大火，房屋全被炸燬啦，到我住的房東家一看，老媽媽的兒媳婦炸死了，老媽媽的腿也被炸斷，還抱着她的小孫子，正跪着半截腿爬呢。老媽媽看見我就哭了。我的眼淚也就掉下來了。我趕忙把小孩子解下來抱着，把老媽媽推到衛生所去。我們班的人，有的恨得跺腳，有的跳起來罵，有的掉着淚。這一整宿，我沒有睡着，我翻過來倒過去地想：帝國主義是什麼心呀？它爲了佔朝鮮，他是不怕朝鮮人滅種的呀！我又

想到了自己身上，過去日本鬼子殺死了我的爹，蔣介石抓走了我的哥哥，我只剩下了一個母親。幸得毛主席領導得好，勝利了，咱們中國人民翻了身，新中國成立了，我也分了幾畝地，娶了媳婦，養了兒女。我不再在別人家裏放豬放牛、挨凍挨餓了，我有了家，也有了國，可是，假若讓美國鬼子到了咱們中國，我的老娘還會剩下嗎？我的老婆和孩子，還會剩下嗎？他們不光要殺死她，燒死她，他們會把我的房根脚也要挖出來的呀！」說到這裏，他稍停了停，他的年青的眼睛帶着痛苦的表情，似乎又回到當時的情景。他又繼續說：「那天晚上，我一閉眼就好像看見我們的國家是多麼的好啊，是多麼的大啊。人是多麼的稠啊，如果讓老美那樣地炸、燒，把在朝鮮的這一套搬到咱們那裏，你想想咱們的祖國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他又用充滿熱情的聲音叫我：「同志，再說我們的新中國建立起來是容易的麼？爲了她，不知道有多少同志流了血，從南打到北，又從北打到南，算不清走了多少路，打了多少仗，也不知道在各式各樣地形上挖過多少散兵坑！有時候爲了爭奪一間小小的房子拚過命，爲幾米遠的土地流過血。到現在，多少人的血肉裏還包着美國子彈。新中國，這是我們一塊肉一片血換來的呀，……這次出國，路過東北的時候，我看見那工廠的大煙囪和小煙囪，像小樹林子似的，突突地冒着煙，我的心哪，就像開了花似的。你不知道我心眼兒裏多樂，想的多遠！難道我們人民的天下，願意叫它再暗下來嗎？難道我們的建設，願意叫他變成一堆灰嗎？不，夠種們想識我們的祖國一根毛，我都要叫他們流血！我要叫他們知道他們的軀殼是不是肉做的！」他激動得禁不住把腳着繃帶的手講在外面：「我就想，祇要能保住我們的新中國，使我們的人民，我的母親安全，我個人死到國外算什麼！這次打仗負了幾次傷，他們就讓我下火綫，死都沒有關係，爲祖國，爲受苦受難的朝鮮人流一點點血又算得什麼呢？……」

……朋友，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在朝鮮前線上戰士們可貴的思想歷程，英雄們不可戰勝的偉大心靈。這就是在任何殘酷艱苦戰鬥中點起勝利火花的那種東西。

朋友，你聽了有什麼感想呢？這裏，『我忠實地向你報告這些事實，是想讓我們祖國的每一個兒女，不管他穿的什麼衣服，做的什麼工作，都更加熱愛我們的祖國吧！』『祖國』，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詞兒，這是一個至親至愛的名字，尊貴的名字，神聖的名字。『什麼是祖國？』過去總沒有一個人能够把她用一句話或者幾句話恰切地說出來，我想，這的確也是不可能的。『祖國』，當人們提起她的時候，也許有人想起的，是勤勞純樸的父母；也許有人想起的，是妻子和兒女可愛的笑臉；也許有人想起的，是壯麗的山川和燦爛的文化；也許有人想起的，是天安門上那面染了無數革命先烈熱血的迎風飄舞的紅旗；也許有人想起的，是快樂地舒放着烟花的工廠；也許有人想起的，是充滿歌聲的美麗的園林。當然，他們共同想到的，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像他們的父親，又像他們的朋友；日日夜夜在思慮着，怎樣使他們避免災難，得到可能謀取的幸福，——這是他們值得驕傲的英明的舵師。可是，不管他想什麼，他想的會是這一切吧！因此，『祖國』啊，可見你是一切神聖美麗的東西的總稱！你不能不讓人樂於為你而生，勇於為你而死，爲了你而奮發前進。

不朽的人

李，克，異，文
康文成插畫

四月初，夜裏，我步行了三十多里，來到一個車站上，已經兩點多鐘了。車站車事代表送我到站務員宿的一個朝鮮老百姓家裏休息。

炕上，有兩個歐班的站務員正在睡覺。我放下揹包，擠在當中，蓋上大衣，躺了下來。

『吶約？』其中背朝着我的一個，轉過臉來問我。

這句朝鮮話的意思，我是懂得的。他問我是什麼人。

『中國舍拉密』我說我是中國人。想再和他客氣兩句，不會說了。

不料，這人嘆喟一聲，笑了起來。他翻過身來，說：

『我也是中國舍拉密，我叫劉景洲。』

藉着昏暗的瓦斯燈光，我看見這人是個頭髮推得光光的，有一臉愉快神情的青年，頂多二十三歲。

就這樣，我認識了劉景洲。

第二天上午，我們兩個坐在房後的山坡上，晒着太陽談起話來。從談話中，我知道了劉景洲是參加第一批中國鐵路職工志願援朝大隊過江的。而且，他是走在最前頭的一個。在國內的時候，他是

們江邊的一個車站的車號員。現在，在這個朝鮮的車站上，他仍然做車號員的工作。

在他過江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在鐵路醫院裏，生了一個可愛的男孩。可是，劉景洲一踏上朝鮮邊境，他看見的第一個朝鮮人，却是一具被美國飛機炸死的血肉模糊的嬰兒的屍體。

他說：『那時，我止不住我的眼淚，心裏難過極了。我真恨哪！——從那時起，我更懂得了我們為什麼要抗美援朝，為什麼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接着，像談家常似的，他給我講了一個關於他在朝鮮的故事。雖然他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是很平常的，而我却受到了很大的感動。我從劉景洲身上找到了千萬個志願援朝的中國人民的形象。他們都是這樣勇敢地作出許多驚人的事蹟。

×

×

×

在三月二十二日下午，敵人的飛機來轟炸車站的時候，劉景洲表現了他的最崇高、最優秀的工人階級的精神。敵機在站裏投下了好幾十顆定時炸彈。敵機去後，天已經黑了，定時彈在站裏不斷的爆炸。土塊、石子、枕木、彈片，在爆炸的濃煙裏飛騰。車站上空是一片煙霧。車站兩旁的房屋已經起了火。但是，我們的全體鐵路工人們和朝鮮工友們都毫不恐懼地從隱蔽的地方走進了烟火中的車站。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軍事運輸不能有一夜的停頓，甚至不能中止一小時。那天夜裏有一趟傷員列車要接進來，有兩趟重要列車要開出去。大家都了解必須越快越好地把我們的傷員同志們送到後方去休養，讓我們的勇士們早一天養好，重上前線去殺那些美國強盜！必須越快越好地把我們的彈藥和糧食送到前方去，讓我們的大砲有足夠砲彈，讓我們的勇士們吃得飽飽的，早一天把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消滅。——我們的中朝鐵路工人們深刻了解自己的責任多麼重大。難道定時炸彈的恐怖能消滅我們的